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三十八卷

表狀

代韋相公讓官表

補註韋貫之也按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為之貫之父肇不附元載死謚以正貫之不諂李實亦謚正貫之子澳不肯見高元祐以御史而耻貪競亦謚正史臣三世謚正孜孜功無愧信矣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白居易在中書制曰周宣漢宣繼體之主一得中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号為中興朕嗣位以來永監前列推是賢俊寤寐求思歷選周行乃獲時彥宜以

政柄舉而授之某官韋貫之溫重明正國之公器當官必守臨事能斷簡在朕心於今累年乃者擢居諫司以觀其直出司符竹以觀其理須之劇務以觀其用訪之大政以觀其體歷試必中衆望允屬倚之為相僉曰宜哉可中書門下平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從諫則聖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理化不成恒由於此今我與爾永終是圖雖休勿休以臻其極嗚呼二宣之業吾有望焉

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宋沈休文奏曰人品庸陋）承命震駭心神靡寧殞越已甚靦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文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通典曰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

中書省為西臺咸亨初復舊武后光宅初改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神龍初復舊尔

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消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忝鼎鉉鼎卦上九之文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佐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群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悞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

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巳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
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
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一本又天下甚幸

代宰相賀雪表

補註 憲宗元和十年十二月自冬不雨至于是月丙午雪公時以考功郎知制誥代宰相武元衡張洪靖韋貫之等為之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
宿麦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鑒昭達
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

銷癘疫於斯年新一作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
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
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懽臣等職在燮和
慙無効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録表狀二首

按李吉甫以元和六年正月拜相九年十月薨而公以八年三月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九年十二月改考功郎中知制誥狀曰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者謂元和八年十一月也李吉甫謹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刋正方畢則是九年吉甫歿後公於其家取得舊本自其年冬至十年冬刋正方畢後狀所冐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者

十年四月或五六月也今月四日辛巳宣進止云云則是公於其月再加刊正矣【補註】舊史公傳曰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實録三卷按公此狀云李韋所撰未周悉今且重修而舊傳反謂公所撰不當處厚卒別撰誤矣然新史亦云自愈為順宗實録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何哉按路隋傳文宗以隋之言條示其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正元永正間數事為失實余不復改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録後才一刊正是文宗朝所改者正元永正間數事爾舊史以為韋處厚別撰而新史亦謂之竄定無全篇者非也温公考異云實録有七本皆五卷皆云愈撰詳略不同編次若兩存之然則後世取捨安所折衷乎惟公之信

而已此以前史所以來撰無遺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録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

今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補注沈傳師見新史劉知幾傳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補注宇文籍字夏龜舊史載之甚詳而新史畧之共加採訪并尋撿詔勑修成

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

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

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

身歿比音毗志切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

自冬及夏刋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

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
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
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
銓次不精至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
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
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一本有謹錄奏聞謹奏字

代裴相公讓官表

本傳云元和初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授
劾出為西川節度府書記六年拜中書

舍人久之進兼刑部侍郎帝益信伏及
對延英卽拜為相由是內外帖安而討
賊益急【補註】歷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
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公時為考功郎知制誥代其
為此曰乃佐戎幕為河南府功曹參軍
為武元衡西川節度掌書記也曰侍從
絲綸者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以司封
郎知制誥拜中舍故也久之進中丞兼
刑侍時王承宗李師道伏盜京師害宰
相武元衡擊裴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
度以安二鎮反及帝怒曰度得全天也
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
矣於是拜度為相故曰領臺綱毗邦憲
云云也共後平淮
蔡十二月十日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䰟爽飛

越（晉劉琨之言奕神也越揚也）俯仰天地若無所容（晉陸士衡謝表）

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
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
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
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
非出官府庭乃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
心技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
已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
輙以陳聞於裨補無消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
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

諭量臣誠覺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
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
私威怒如雷霆寬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日
才智効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
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竭思未免
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
兼憲聖君所厚况迹所讎關於防虞幾至斃踣
時盗發武元衡幾中（變見捕賊行賞狀）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
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只自内慙豈意陛下
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汚

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
史記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爼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離騷天問注云伊尹始仕因前烹鵠鳥之羮脩飾王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高宗登傅說於版築
見感二鳥賦
周文用呂望於屠釣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楚辭天問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
齊桓起甯戚於飯牛
楚辭美人云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甯戚見上李巽青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

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望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群情無任懇款之至

代宰相賀白龜表

伐蔡時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補註】謂龜爲蔡者蔡家語孔子問漆雕憑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包氏曰蔡國君守龜出蔡地因以名焉長尺有二寸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遥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効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睹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势侑狀

脩見使回鶻序府以公薦為太常博士使回鶻元和十二年見公送脩序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邢脩右伏准貞元五年一作三年六月十一日勅停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唐志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謁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父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補注 用憲宗男京兆尹李愻其婿用葬以元和十一年公時為右庶子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右京兆尹李愻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一作之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輙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疋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
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補注 其受王用男人事物，劉乂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乂少好俠，乂乃折節讀書，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氷柱雪車詩，一旦居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金去。見李商隱集及新傳。

某官某乙右某一作臣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疋并鞍銜及白玉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

附狀陳謝以聞謹奏

薦樊宗師狀

補注公嘗薦樊于宰相袁滋而未嘗爲袁滋客公作此狀時樊佐鄭余慶于興元也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撿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敬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

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録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時為尚書刑部侍郎元和十三年十月也[補註]公舉自代見于集者六人錢徽韓泰張惟素韋顗馬揔張正甫徽字蔚章吳郡人為湘靈鼓瑟詩主司奇之名起者其父也徽正元元年進士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内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内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

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補注此表元和十三年春所作時子厚刺柳州有平淮夷雅二篇夢得刺連州有平蔡州二首夢得嘉話拾遺言柳八駁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平淮夷雅云仰父俯子夢得云美上下之道盡矣柳又云韓碑尚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夢得云韓碑柳雅予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齊和平美李愬之入蔡也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自以記淮西平之年夫憲宗討平僭叛功亦多矣獨淮西允赫然在人耳目者韓碑柳雅劉詩盛行於時人讀之習且熟也穆伯長曰韓元和聖德平淮西

柳雅章之類皆詞嚴文偉制述如經能
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蕩愧焉者雖
諸後代以佐唐之光
明信乎伯長之言云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
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
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
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媿為恐經涉旬月
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
卓絶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
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
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

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幷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刬刮群姦掃洒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辭學之英所在成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

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一作遞）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頑質恩待（一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録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補注 按淮西碑倫録韓弘之功故有人事物之贈

奉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

等令韓弘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
謹錄奏聞伏聽進旨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
今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
至榮與幸并懃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賛
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群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
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
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錫遂寄縑帛與臣
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懃戴

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新刋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唐史云王承宗李師道二鎮上䟽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宰相武元衡叱去承宗怒數上章詆誣未幾乃伏盜京師刺用事者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又擊裴度墜溝賊意度已死遂亡邏司傳譟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相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時元和十年六月癸卯也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

無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右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王承宗所遣皆斬之踰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嘗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補註】新史王承宗李師道所書如上所云公此狀末獲嘉珍前所上也故云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余兩人蓋不足計兩人謂嘉珍察士則士平皆承宗諸父十二年蔡平王承宗以十三年獻德棣二州朝廷赦其罪師道以十四年二月伏誅云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劾以狂賊傷害宰臣

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
明立條格去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
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餘两人
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
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
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
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
視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
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
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劒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

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
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
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巍巍赫赫光照前
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
之君宗廟神靈所共佑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
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
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
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
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
商鞅爲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

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見史記商君傳）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一無信字）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梧桒爲珪曰以晉封汝其旦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史記世家）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

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遠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至得天下見前漢陳平傳以此觀之自古已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一有也字臣於告一有捕字贓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聖慈臣愚陋僭越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公此狀未獲嘉珍察前所上也故云今下手賜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兩人謂嘉珍察也士朋士平皆承宗諸父十二年蔡平王承宗以十三年獻德棣二州

朝廷赦其罪師道以十四年二月伏誅

論佛骨表

舊史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三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

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眾爲潮州刺史乘剌音來葛切皇甫湜送僧簡往潮州序曰昌黎韓公既貶于潮浮屠之徒懽使以折獨師賈起訪子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歟山鱷水之險毒若將勃進見而夕死者審如斯言亦可尚矣[illegible]司馬考異云梁紀中大同三年三月幸同泰寺與畧云詔以今月八日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舍身及以宮人洪養三寶按佛晉表云三度舍身若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臣某言伏以一作聞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舊史有始字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景祐錄云古佛歷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故近談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牟尼佛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也斯說云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傳序曰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以神明事之耶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大夫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及刪列仙傳云自六代迄到于今七百餘人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是佛經則知周時已有釋典秦雖焚除漢興復出也以此考之佛像始至自武帝時佛經再顯自明帝時而中國之有佛尚矣

昔者一無者字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史記云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少昊名摯字青陽姬姓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

少昊金天氏左傳郯子曰我少昊摯之立是也而史遷乃以帝嚳娶娵訾氏生摯嚳崩而摯氏立誤矣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顓頊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

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嚳娶陳鋒女生放勛是爲帝堯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帝舜黃帝之八世孫禹爲黃帝之元孫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舊史無此字

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壽所極舊史有推其年數字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太戊者成湯之玄孫廟號中宗武丁者盤庚弟小乙之子廟號高宗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武王名發文王之子　穆王名滿成王曾孫）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至然（舊史作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見送惠師詩）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宋永初元年至于汶陰王昇明二年凡五十九年南齊建元二年至丁巳陵王中興元年凡二十三年梁天監元年至于江陵王太平元年凡五十五年陳永宋元年至于孝宣大建十二年凡二十四年後魏元氏十四年通東西一百七十一年）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舊史無之字）牢盡（舊史作晝）日一食止於菜菓

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建康録梁高祖武皇帝姓蕭名衍字叔達禪齊位大通元年創國泰寺于宮後帝行幸寺捨身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萬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親御法衣清淨大捨九月癸卯群臣以億萬奉贖皇帝十二年又幸寺講三惠經捨身爲奴四月皇太子已下群臣出錢億萬奉贖是夜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略盡太清元年東魏司徒濮陽侯景率河南十三州歸降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乙巳帝升光嚴殿講三惠經又捨身群臣以億萬奉贖衆僧黙然丁亥服袞冕還宮二年八月侯景敗歸自壽陽舉兵反三年三月乙卯景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帝爲賊幽餒而崩朝野僉載云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以爲景東昏侯之後身也浮休録云臺城寺在今陵城内北附城闉圮若不堪處即梁陳故宮地也

事佛求福反舊史作乃更

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舊史作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舊史作乃)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舊史作識見)不遠不能深知(舊史作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百千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舊史作別)立寺觀臣常(舊史作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舊史作迎)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

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設字)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舊史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故焚頂燒指(舊史為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供養皆去聲讀)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舊史作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宣政殿名禮賓鴻臚卿也周官大行人之職漢改為鴻臚應劭曰主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者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唐光宅初改為司賓後復舊）賜衣一襲（單複具曰襲）衛而出境（舊史出之於境一本出于外）不令惑衆也（舊史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一作可宜）令入（舊史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

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禮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氏云為有凶邪之氣桃茢者鬼所惡可以掃不祥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弔楚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註云茢音列黍穰也祓音弗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壓伏邪氣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舊史無親字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舊史付之水火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舊史前字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

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憲宗得表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是以惡其容易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意而皇甫鎛惡其狷直恐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疎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日其當時之文與夫作爲歌詩美元和聖德其詩平淮西碑也歐文忠坐責諫官貶夷陵令與尹師魯書曰每見前世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嗟怨有不堪之窮悲形於文字其心驩戚無異庸人雖韓公不免此累文忠此語豈不以公此表其詞哀邪或又罪其不遜以封禪諛帝皆非也漢孫會宗與楊惲書曰大臣廢退當合

門皇懼為可憐之意惲時為光祿勳一朝以聽昧語見廢內懷不平報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要斬則公之此表関己而頌人主功德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戇與憨同）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元和十四年也）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舊史作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

上訖與僚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
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
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
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
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
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
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

雖云纔（舊史纔字無）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潮州有惡溪水瀧音雙又閭江切）颶風鱷魚患禍不測（颶音備遇切大風也鱷音五各切惡魚也見赴江陵詩及祭鱷魚文）州南近界（一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魑山神魅怪物）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甞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爲（舊史無爲字）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封泰山告太一云天高不可及於太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自黃帝至周歷代皆有封禪而儀不存至秦漢始備武帝元鼎中二月東封如祠大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以紀成功也）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舊史無之乎作於字下同）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此已上云云爲元和聖德詩及平淮碑而言也高自許可與伊尹自任以天下之意同）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之後開元傳信唐開元末於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識者云桑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曆之數也遂改元為天寶及帝幸蜀之歲正在四十八年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孽一作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

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前漢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郎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圜丘顏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者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一作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許慎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歐陽公常與張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至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安道慎勿

作感慼之文也見與尹師魯書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司馬遷報任安書曰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註云奏進也伎才也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踧惶懇迫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唐史帝紀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賜文武官勳階爵遣黜陟使行于天下春明退朝錄玄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卒如之補註古者天子之稱皇

帝王而巳至秦始皇始兼皇帝然未有
尊号也漢巳哀帝唐高宗稱聖劉天皇應
天罔不足法而明皇開元二十七年遂
有開元聖文神武之号子孫因之以爲
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
於君父豈不悖哉始憲宗加尊号宰相
皇甫鎛欲兼用孝德為号崔群獨以為
有睿聖則孝德並見憲宗聞不樂乃以
它事罷群為湖南觀察使書曰侯月設
厰右自聖其皇甫鎛之謂歟公時為潮
州刺史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
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
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到至一作至于再于三陛
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

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踴躍以舞以歌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一有之謂元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發而中節之謂和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尚書大禹謨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注玄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先天不違之謂法天乾卦之言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易繫辭曰道濟乎天下故不過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

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剋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飢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明堂以班政辟雍以射饗皆太平之制事見三器論撰泰山梁父之儀泰山梁父二山名也父音甫梁父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其儀備於秦漢事見郾城聯句詩註

搜三代之遺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岱宗太山也巡狩既祭遂見東方之國君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赤子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鸞鳳縱觀爲此銜酸抱痛且恥且慚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傍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謝上表

本傳云帝得潮州謝表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未幾憲宗崩穆宗即位[illegible]

臣去年者元和十四年今月八日十五

年春先朝憲宗時也時穆宗即位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元和十四年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時元和十五年正月也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

稱効報虔又蒙赦其罪累援以方州徳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荅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唐史帝紀穆宗諱恒憲宗第三子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辛丑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閏月丙午皇太子即帝位于太極殿是為穆宗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承（一作外）大位天地神祇求有依歸華夏蠻貊求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

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
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官一作宮出易震卦彖辭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注云明可以堪長子之義匕載鼎載鬯香酒奉宗廟之盛蓋胄國學禮記曰王
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孝友之美實形四
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
心爰降詔書昱差幼或至垂泣舉用俊乂流竄姦
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四凶渾敦
窮奇檮杌饕餮十六相八元八凱見左氏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
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

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求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一本不疊天下幸甚字）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一作僻守）遠方拘限條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懽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穆宗既即位二月丁丑大赦賜文武官階爵高年粟帛三王後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縣主武德配饗及第一等功臣家子官放沒掖庭者【補注】公時在袁州

臣某言伏奉二月丁丑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
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
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
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
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
眷言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
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處法訖之益姦罪人
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
八紘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
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炎瘴之地

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唐史懿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也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穆宗之母既即位閏正月乙卯尊爲皇太后

臣某言伏承（一作奉）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贊）繼鴻休華夏與贊

於軒圖帝王世紀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文母有光於周道世本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号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小及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原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庭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丙戌慶雲見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

曰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氤氳謂之慶雲【補註】此表禮宗時來州所作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嘉氣也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變一作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曰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傳曰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

故爲雲師而雲名注預曰黃帝軒轅氏姬姓之
姓祖也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
以雲爲名号縉雲氏蓋其一官也春
秋孔演圖云黃帝將興黃雲升於堂虞舜由之
而作歌尚書大傳云俊人百官相和而歌卿雲
帝舜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
月光華旦兮注
古卿當爲慶又况季夏六月土正用事其日
丙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
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
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帝王世紀曰黃
帝少典之子有
熊國君也居軒轅之丘故号
日帝軒轅帝舜爲有虞氏嗣位之初禎祥繼
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臻微臣往在先
朝以論事得罪身居最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

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示一作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庭心魂飛馳並圖奏進無任
欣抃踊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一無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公時為國子祭酒舉以自代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張惟素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
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
所推與累歷中外貧老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
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

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時守袁州【補註】韓泰八州司馬之一字安平正元十一年進士為人有籌畫能決大事伍文敗一再貶虔州司馬其後終湖州刺史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受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

一作表 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録奏聞

慰國哀表

補注 憲宗暴崩人皆言內官陳洪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於是范祖禹唐監曰陳洪志弑憲宗而穆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為豫誅黨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後子孫皆以為弑則無疑也臣改正故事日為陳洪志所弑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憲宗奄弃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

率土崩心允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
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銜留奉慰謹
奉闕庭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薦張籍狀

【補注】公元和十五年為國子祭酒所薦籍用是自校書除國博故籍祭詩云去去蓋籍自博士遷水曹外郎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有師
法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
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
其訓道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明朝一作崇

儒尚德之道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請上尊號表

補註穆紀長慶元年七月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此表公爲國子祭酒所作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宫道家有混元經上下篇其言曰聖人通玄元混氣以守其身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不謀

廷不戰于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按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軍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時穆宗已即位聽政長慶元年二月盧龍軍使劉總以幽涿營瀛莫平薊媯檀九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後漢志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二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今燕分野凡十有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星經曰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春秋元命苞曰昴畢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昴為恒山北岳醫閭神鬼受職周官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云恒山在定州常陽縣北醫無閭在遼東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彌絡也軼過也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貢所書尚書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又分青

州爲營州始建十二州後漢志曰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山海經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有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許氏曰大章豎亥皆善行人禹臣也司馬長卿子虛賦云萬物雜介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注云禹善分別草木卨善算者也卨古契字四面輻湊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但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逐皇甫鎛爲崖州司户并逐李道古也隨所指顧一本顧宿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

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敘惟歌尚書大禹謨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孔安国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也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於是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淫水涸冀州平許氏注云黑龍水精也力牧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帝王世紀曰女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一曰女帝是為女皇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堯使羿殺九嬰於凶水之上許氏注云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書北狄之地有凶水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事見尚書孔子之聖

自去三年有成論語載孔子之言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孟子載孔子之言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境上行書舍也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居守文之令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者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順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

司備禮擇日以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
惶誠恐

舉韋顗自代狀

補闕韋顗字周仁自鄠縣尉判入等授万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退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皆布衣舊繼為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當日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為大理少卿公其年七月自祭酒除兵侍上即舉顗自代終吏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騎都尉韋顗右伏准建
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通器量弘深朝推直道

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群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

史記天官書計魁戴六星曰文昌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晉志云天之六府也主計集天道今尚書首分建六官曰吏戶禮兵刑工其義取此每部尚書一人侍郎二

人尚德之舉巔宜當畀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

謹錄奏聞謹奏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四十

狀 表 牒

論孔戣尚書致仕狀

補註 公嘗誌戣墓正論此上疏留戣事新史亦書之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 通典曰時謂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門下省爲左省中書爲右省通或謂之兩省 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

尚齒（禮記祭義曰虞夏商周貴德而尚齒）見戮頻上三號言辭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思慮尚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勸勸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礼記致仕作致事鄭氏注云致其所掌之事而告老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爾）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

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大雅蕩之詩傳曰老成人舊故之臣典刑常法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臣幸無疾恙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通典曰左右丞分掌六尚書事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若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省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臣尚未得退臣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豪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伏望聖恩特垂察納謹錄奏聞謹奏

舉馬摠自代狀

長慶六年六月辛卯[補註]摠以長慶三年自天平軍節度使入爲户部公其年六月除京兆尹旣上舉以自代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户部尚書馬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一作畿甸）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寛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

賀雨表

公時爲京兆尹長慶三年也公在位不過數月而表云嘉穀奮張根葉肥潤並展穗不失時宜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蓋以季夏之旱秋收得雨亦以賀也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補注按公集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兆尹禱雨其後李習之狀公行書其尹京兆云旱米價不敢上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閔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

於四野龍神効職葢雨旣期嘉穀蕃興根荄肥潤吳張士然表曰春雨潤木自葉流根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休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賀太陽不虧表

公長慶三年六月辛卯拜京兆尹十月癸巳改兵部侍郎而此表云司天臺奏云今月一日太陽不虧考之紀志皆不見其事獨書九月朔壬子日有食之則所謂今月一日若其十月一日歟蓋九月朔日食十月朔當虧不虧故此表有哉發於中孚銷於上之誤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夘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夘及巳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爲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舉張正甫自代狀

正甫字踐方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吏部尚書仁而端亮涖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稱理舊史有傳公時爲兵部侍郎長慶三年十月癸巳也既上舉以自代公爲兵部者再前則舉皐韻【補注】公爲兵侍者再吏侍者再其迁吏部而繼爲京尹

也以李紳爭臺參復以公爲兵侍而出紳江西已而紳留爲兵侍而公復爲吏侍郎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資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飢渴備更內外物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志逾一作愈勵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謹

録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

王元之當荅丁晉公書云吾見退之爲袁州時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擯曰謹牒而退之致書以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夫如是到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若者也盖仲舒以元和十五年六月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下管八州袁州爲治州爲所公其袁州刺史卄王黄州與丁晉公書以爲公論謹牒及爭不臺參事皆是也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

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補注 元和十五年冬為祭酒所論也李習之狀公行曰公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湜神道碑亦云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文史及進士

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必
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貴
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唐史南蠻傳正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陷嶺南前後十二州德宗命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經略招討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故地盡復至元和初又拔十年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首請發兵誅之自是邕容兩道死者十八以上貴調關亡由陽裴二人當時莫不咎之長慶初以嚴公素爲容管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愈以兵部侍郎建言云云不納至敬宗時黃昌瓘始歸款請降闕闕新史以公此狀爲兵侍時所上而溫公則云祭酒

當以通
鑑爲正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
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語知嶺南外一作
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
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
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邕管經略
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
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
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
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

旻此時（一無時字）兩人者本無遠處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萬餘人（一作一二万人）（一作万餘人）黨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內（一作因）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寔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一作怒）以至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

規模依前還請攻討按唐紀元和十五年八月乙酉容管經略留後嚴公素及黃洞蠻戰于神步敗之時穆宗未改年号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
道未有寧息之時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
道深合事宜元和十五年廢邕管經略使嶺南五管見送鄭權序然邕州
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
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
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
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
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一
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

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蒲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寺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羇縻比之禽

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敗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本傳云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此[illegible]狀在還朝之後作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

應所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貼良

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任衣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傭音庸功傭也）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寔虧政理衣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撿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謹奏（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二日自袁州召入爲國子祭酒今
因大慶謂明年長慶改元赦云

論淮西事宜狀

補註 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立憲宗詔諸道兵討之十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滅頗與宰相意忤賊而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憲宗遂相度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正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士居於州安以苟不用兵爲責請多與裴丞相異公時爲中書舍人以爲盜殺事相而遂息兵其爲儒甚大乃上淮西事宜且謂以天下力取三州尚向不可兵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使之者以定事改公太子右庶子

十二年秋度爲淮西節度使以公爲行軍司馬卒從度平蔡還事見李習之行狀皇甫持正神道碑及新傳而行狀請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爲此神道碑及新傳謂公以中書舍人考功郎中知制誥則十年中書舍人則十一年也今從神道碑及新傳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畐于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皆携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少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以來皆上槽櫪譬

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負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之一無之字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必一作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刼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矣陛下特

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為遲（既濟卦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史記武丁興殷廟號高宗）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効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轉致與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一作艱）處指使先不撫存優卹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旣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

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牒一作行一又無行字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一統一作統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兵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晉書周顗隱然若一敵國

詩傳曰審聲也隱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一云收泊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一作宜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

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近（一作往）日之事悉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冦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出晉書何無忌傳）　一兵之勝負

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齊趙兩鎮時李師道王承宗也）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誠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

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范陽幽州劉捴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制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田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説以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唐史食貨志自兵興河北鹽法羇縻而巳至皇甫鏄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鹽法犯禁歲多及田洪正舉魏博歸朝廷稍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自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

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邸拔白居易集平叔以長慶二年三月序戶部侍郎判度支有制詞東拔公日樂天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爲以此知唇制主計盖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益法至爲割剝事見遲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平叔吳邵人贈工部尚書諱誠之子亦見居易集[illegible]註平叔利害允十八條公隨條分析而處厚發十難以折之其後劉夢得序其集云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晉夷吾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

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

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

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疋段（糶賣也音他弔切俗作粜非是）省司准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以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糴買也亭歷切）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巳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賒詩遮切貸他代切）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巳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領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巳多自

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一有百姓字）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

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令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一無充使以下十四字）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欺闕遣誰糾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

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

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險
易遠近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
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
四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秪校數文於
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三文
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
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
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
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
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

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乎故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儻或一無上二字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車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撿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唐志乾元二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吳揚楚越有十監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户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

也一件平收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計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唐志劉晏立榷鹽法自淮置巡院十三以捕私鹽姦盜爲之衰息）請量閒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卹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准條敕分者平收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洩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收去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請一

等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貧富貴賤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

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権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権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以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唐志開元以後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自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

至收穫丞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若且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必令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

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百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

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收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賦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

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輸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鈙捉店看守莊磑斫對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僻防誡或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禭或作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此下當有字令補脫之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捉鈙把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作斯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

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巨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文集卷第四十　終